

聖哲的世界



金董建平
鄭會欣
編註

董浩雲的世界

金董建平 鄭會欣

編註



中文大學出版社

《董浩雲的世界》

金董建平、鄭會欣 編註

© 香港中文大學 2004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996-178-4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The World of C.Y. Tung (in Chinese)

Edited by Alice King and Cheng Hwei Sh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996-178-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讀父親日記有感

董建華



家父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對他的懷念和景仰不但沒有隨着時光的流逝而減弱，反而歷經歲月的洗禮而增強。數十年來，家父言傳身教，耳濡目染，他的人生價值觀和世界觀都對我產生了莫大的影響。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格外感受到家父的這份親情，對他的懷念之情更是與日俱增。

近年來，舍妹建平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足跡遍及世界各地，採訪家父生前的親朋好友，整理家父的遺物，並將父親撰寫的三十多年日記交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委託學者精心加以編註，即將正式出版。我雖然公務繁忙，但還是在日記出版之前抽出時間細細閱讀。讀完父親的日記，重溫家父的教誨，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靜，這時我才更真切地認識父親，更清楚地看到家父對理想、對事業的追求與奉獻，對國家、對民族的摯愛與忠誠，對長輩、對友朋的尊重與體恤，對家庭、對子女的關愛與呵護。

家父的日記忠實地記錄了他後半生的事業發展以及他的心路歷程，誠如他在日記中所說，記日記就在於寫「我的希望，還是寫我要說的，寫我要做的」。閱讀家父日記，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

父親年僅十六歲便投身航運，從此便將航運事業當作他終身為之奮鬥的事業，並將航運事業與國家的強盛聯繫在一起，具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他的船隊日益擴大，並逐漸在國際航運業佔據一席之地以後，他的這一想法就格外明確。父親在日記中一再表白，他建船造船不僅僅是為了個人或家族的事業，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人之航海能力之培植與表現，並發揚光大之」，最終的目的是「願為國人航運史開一新紀元」。

家父年輕時雖然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他的專業知識卻十分淵博，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的語言能力都相當精湛，他還對藝術充滿了熱愛。父親的所有這些知識都是在工作 and 生活的實踐中刻苦自學而得來的，因此他深深地體會到知識的重要，他不僅讓我們兄妹自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更難能可

貴的，是他為了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窮畢生精力創建海上學府，去實現他的理想。

父親完全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傳統，恪守信義，敬業愛業；但他也是一個與時俱進、緊跟時代潮流的人物。他十分關心國際間的政治和經濟局勢，居安思危，常常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父親還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的人，他雖然長年居住在海外，但內心卻永遠牽掛着祖國，對故國一往情深，他從未申請過外國護照，並以身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他一直關注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對中國不僅「心嚮往之久矣」，而且「每以祖國為念」，憧憬「幾時能重睹大陸新貌」。家父離開我們的這些年裏，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轉變，而他日夜思念的祖國更是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想父親如果今天還在世的話，他一定會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感到由衷的驕傲。

家父被譽稱為「世界船王」，他的事業遍及全球。他白手起家，腳踏實地，自強不息，永不言敗，具有遠大的目標和理想。父親的日記生動地記錄了他的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中國走向世界發展的真實歷程，實際上這也正是中國遠洋航運事業成長的一個縮影和寫照；父親的日記還詳盡地描述了他對事業的奮鬥與追求，對未來的憧憬與希望，有意研究的讀者若能細心閱讀和分析，相信一定能得到不少令人深思的啟迪。對於我們子女來說，這也就是出版家父日記的最終目的。

2004年9月於香港

前言

鄭會欣



本書可以說是《董浩雲日記》一書的姐妹篇，之所以將此書冠名為《董浩雲的世界》，是因為全書內容涵蓋甚廣，既收集了董浩雲各個時期所發表的論文、報告和演講，選編了董浩雲與眾親友及同事間的來往書信，也摘錄了董浩雲去世後海內外各界的報道以及對他一生的評價，更為可貴的是，本書還登載了董浩雲的長女董建平女士多年來不辭辛苦，親自走訪了八十多位董浩雲生前友好和同事，足跡遍及各地，他們或筆錄，或口述，傾訴了各自對董浩雲的回憶與思念。這樣再加上他自己所書寫的日記，我們就可以從各個方面更深入地觀察和了解董浩雲先生的內心和外在世界。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作為編者之一，我想藉此機會談一下我在編輯過程中的一些感想和體會，同時對書中的內容大致作一介紹。

兩年多以前，我受董氏親屬的委託和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聘請，擔任《董浩雲日記》的編註工作。在此之前，對於董浩雲先生我只是知道他是世界著名船王，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企業家，但對他的傳奇一生，特別是對他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說是知之甚少。通過這些年對日記所進行的認真編輯、校勘和註釋，我不僅對於遠洋航運事業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我開始對董浩雲有了一種親切的體驗，似乎與他的距離越來越近，甚至彷彿都能感覺到他的音容笑貌。在編註日記的同時，我曾參閱了有關遠洋航運以及戰後經濟發展等方面的許多專著，並親自前往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及上海市檔案館和天津市檔案館去查閱原始檔案資料，從而了解到許多董浩雲早年從事航運事業的經歷和奮鬥的過程；我還認真翻閱了董浩雲親自創辦的歷時三十多年、多達五百多期的《航運雜誌》（最早是旬刊，後相繼改為半月刊和月刊），這不僅增添了我對航運事業的一般知識，更重要的是，它使我進一步體會到董浩雲先生對事業的奉獻精神，以及對理想的那種執著追求。

為了能夠更全面、更清楚地反映出董浩雲的這種理想與追求，我以為僅憑其日記的記載還是不夠充分的，更何況日記並不完整，缺乏他早年活動的

經歷。因此我在編註日記的同時，就有意識地通過各種途徑，注意收集董浩雲在各個時期撰寫的文字及發表的演說，包括各種報告、論文和演講等；而在這之前，董建平女士為了更清楚地了解先父的生平與志向，亦早已開始走訪她父親生前友好及其部屬，記錄了他們各自對董浩雲的印象和回憶，其中有些人就在採訪後不久即與世長辭（如顧毓琇、程餘齋、王辛笛等前輩），從而搶救出一批珍貴的口述史料。原本收集這些資料並未打算出版，而只是想為今後深入研究董浩雲的一生進行必要的準備，但是隨着資料的大量收集，我與董建平女士都覺得，有必要將這些資料公諸於眾，以便讓世人更全面地了解董浩雲的傳奇經歷和他為之奮鬥一生的航運業績。在此基礎上，我們又選編了董浩雲與親友、同事間的部分往來書信以及當時海內外各界對他的評論，並將這幾部分內容匯編在一起，這也就是本書的成書經過以及大致內容。我們的這一計劃得到了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燊博士的支持與贊同，編輯部主任馮溢江先生並親自擔任責任編輯，對於全書內容的編排、體例的統一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因此本書方可順利問世。

董浩雲先生是中國近現代開闢遠洋航運事業的先驅，是二十世紀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然而他與一般企業家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董浩雲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追求、有承擔的事業家。他自幼並未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年僅十六歲便走入社會，從此便與大海結下不解之緣，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為之獻身的航運事業。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他不斷刻苦自學，提高自己的各項技能，他不僅中英文水平優異，對遠洋航運知識的了解更是達到專業水準，這從目前收集到的多達四十多篇文章中即可清楚地得到反映。在天津市檔案館的大力協助下，在該館典藏的檔案資料中我找到了董浩雲最早發表的幾篇文章，實在是極為珍貴。當時董浩雲在天津航業公司擔任文書並負責船務，因此許多報告的原稿都是由他親筆擬寫的，這其中有他親自考察東北大連、營口後所寫的調查報告，有他為了從外商手中爭取利權而撰寫的呈文，還有他為了開闢航運事業所提出「國貨國運」的建議；當他年僅二十四歲的時候，目光敏銳的董浩雲就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整理全國航運事業、成立官商合辦航運信託公司的建議；儘管這一主張遭到交通部的婉拒，但他並不氣餒，毅然以個人的力量來實現他的理想，以致為之耗盡心血，為這一新型公司的宗旨以及組織規模擬定了若干章程，並努力實踐之；抗戰勝利後，他首先向政府提出有關向日本索償的問題，而且他的目光十分遠大，早已注意到戰後航運事業發展的契機，並對戰後世界各國航運情況瞭如指掌，曾親自撰文加以介紹，上海市檔案館也保存了許多他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從事航運活

動的記錄。四十年代末他移居香港，並以香港為基地，先是在日本，之後他便有計劃地將其航運事業擴展至全球。在這期間他不僅出資創辦了《航運》雜誌，翻譯和介紹世界各國的航運事業及有關法律，他本人還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報告和演講。這些文章有的回顧了中國遠洋航運的發展歷程，有的對當時世界航運業所面臨的問題（如能源、集裝箱、定期航線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多的文章則是對未來的世界航運充滿了憧憬。所有這一切在文集中都有所反映，同時它也真實地描繪出董浩雲的航運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

董浩雲工作異常忙碌，為了擴展他的航運事業周遊各國，一年中有很多時間都是在飛機或輪船上渡過的，但他事必躬親，十分勤奮，除了多年來堅持記日記之外，他還習慣親自撰寫書信，這在他日記中常有記載。他的朋友可謂遍佈天下，既有金融界、外交界的前輩，又有航運業的新秀；既有生意上的搭擋，更多的則是藝術界的知己，書信往返自然十分頻密，內容亦相當廣泛。然而遺憾的是，雖然董浩雲珍藏了眾多親朋好友的來信，但是他寫給朋友的書信則因大多未留底稿，保存下來的並不多，收集起來也相當困難。本書選編的書信大致分為三個層面，一是董氏家庭及親屬之間來往函件，二是董浩雲與生前好友間的部分書信，三是董浩雲為其航運事業的發展與各方的交涉信件。雖然本書只能摘選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即便如此，讀者也能從中看到董浩雲為人及處事的另一個方面。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董建平女士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採訪到一大批珍貴的口述史料，實屬難能可貴。這些作者有的是董浩雲的親屬，有的則是他多年的友好或是同事，其中有些人物大名鼎鼎（如美國前總統布殊、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琇、著名建築家貝聿銘等），但更多的則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而我們正是可以從這些生動的回憶中看到董浩雲不為人知的方方面面。這七十多篇採訪與回憶大致可分為幾種類型，有的文章主要側重於對他早年經歷的回憶，也有文章敘述他如何在航運事業步步攀登，終於成為世界著名船王，還有的作者介紹了他熱愛藝術、關心教育的事跡。這批口述史料中有些是根據採訪的錄音而整理和記錄下來的，有些則是作者親自撰寫的回憶，其中還有不少文章是由英文翻譯而成的，編者在選編時都作了說明。回憶錄中有的原來附有標題，但多數回憶錄的標題是編者根據內容而擬定的，有的作者因年代久遠，回憶的時間或地點有所出入，對此編者亦適當加以註解。我們還在每篇文字前對回憶者加以簡單介紹，以便使讀者更加了解被訪者與董浩雲的關係。

由於篇幅所限以及體例統一的要求，編者對回憶文章進行了必要的編輯，特別是譯文部分改動比較大，部分文章的內容亦有所刪節；而文集和書信部分則盡量保持原貌，只是對明顯的舛誤加以校勘，格式與標題符號則以現行通用的形式予以統一，謹此特予說明。

1982年4月15日，董浩雲因心臟病突發而猝然去世，消息傳來，引起海內外輿論的極大震動，香港以及海外眾多報刊都相繼發表了大量文章予以悼念。本書亦選編了其中一些重要的文字，並將董浩雲生前的友好、長期出任《航運》雜誌總編輯宋訓倫先生所撰寫的〈董浩雲先生傳略〉置於本書之首，同時又將數十篇重要的中英文參考文獻刊於書後，其目的就是想讓讀者對董浩雲先生的一生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對我來說，編註《董浩雲日記》和《董浩雲的世界》是我學術生涯中的一個重大轉變，我希望在今後的日子裡能以此為基礎，對於董浩雲以及中國當代的航運事業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首先應感謝董浩雲先生的親屬及眾多同事、知己的支持與協助，是他們同意接受採訪，甚至親自撰寫回憶，這才奠定了本書的出版基礎。遺憾的是，他們其中有些人尚未見到此書便已離開了人世，因此本書的出版也是對他們的一個最好紀念。感謝天津市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的領導和工作人員，在他們的協助下，我們找到了董浩雲早年在天津和上海活動時珍貴的文字記載。香港東方海外公司和董氏家族提供了大量從未公佈的照片，使得本書為之增色。趙婉君、麥慧儀、楊翠怡諸小姐承擔了本書的資料收集和打字、校對等繁重工作，居功甚偉。最後應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同意將此書列於出版計劃，是他們的敬業精神，加快了本書的出版進度。值茲本書出版之際，謹綴數言，以致謝忱。

關於《董浩雲的世界》

金董建平



有人問：既有了《董浩雲日記》，為何還需要出版《董浩雲的世界》？我的回答是：這兩本雖然體裁不同，但關係密切的書，相輔相成，彼此印證，互為補充。讀完這兩本書才能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父親豐富多采的一生，他的情感與為人、理想與成就。

《董浩雲的世界》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父親各個時期親自撰寫的文章。去年七月，我與鄭博士先後參觀了天津市檔案館和上海市檔案館保存的天津航業公司及通成公司的資料，其中許多與父親有關，包括父親親自撰寫的論文、新聞報導和建議書等，我們從中選擇幾篇，連同父親的論文集《中國遠洋航業與中國航運公司》（1953年出版），收錄在一起。這些父親早年撰寫的文章，對於當時中國航業舉步維艱的困境剖析入微，對於如何發展中國航業的建議，思考縝密。他的遠見卓識，實在令人欽佩。這些文章也有助了解1948年日記開始以前父親的生活思想情況。

第二部分是父親的往來書信，收錄一些他給親友們的私人信件。父親十分細心，親友們給他的信都會妥善珍藏，他堅持親自覆信，從不借助秘書之手，所有覆信他也會留份底本。父親給親友們的信在字裡行間洋溢着濃郁的親情友情，表達對長輩的敬重、對友輩的關懷、對子女後輩的愛護。可惜我們做子女的當時年輕不懂事，沒有好好保存父親的手澤，如今已成終生憾事。此外我們也從公司檔案中選擇幾篇父親親自撰寫的重要公文函件，藉以反映他的艱辛的創業之路和認真負責的敬業精神。

第三部分也是篇幅最大的是親友們的回憶錄和訪問記。最初全出於偶然。為了瞭解父親日記中提及的人和事，我訪問了一些父親的同事、朋友以及他們的後人，沒有想到他們不僅為我釋疑，而且深有感情地回憶起與父親結交的往事，許多都是鮮為人知的，十分珍貴。於是我由被動轉為主動，以電話、通信甚至登門拜望等方式，盡可能採訪父親的親友。父親交遊廣闊，朋友遍天下，包括不同界別、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國籍，分居於世界各地。十分幸運，所有受訪者都表現出極大的熱誠，不僅回答我的詢問，不

少人還主動撰寫回憶文章；可惜有不少我極想訪問的親友已經謝世，包括父親親密同事兼摯友卓牟來伯伯，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訪問以中文或英語進行，根據錄音記錄成文。回憶錄不少是用英文寫的，我們除刊出大部份原文外，還將它譯成中文。限於篇幅，收入《董浩雲的世界》的有八十餘篇，未能收入的都保存於董浩雲檔案內。

在訪問中，幾位董氏集團的同仁，如朱慶亮、樓子瓊等的回憶最令我感動，他們都曾長期追隨父親，陪同至世界各地公幹，並在日常生活方面悉心照顧父親，結成了親如家人般的深情厚誼。他們在回憶中都流露一種難以抑制的懷念。樓子瓊說：「董先生走了，我哭了。」宋訓倫先生撰寫長篇悼文，概括父親一生業績，在文章結尾，他借用清代詩人趙翼的詩語，寫下：「『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五百年』，以後大概不會再有這樣偉大的創業家了，如果有，再等五百年！」不僅僅是董氏集團的同仁，米高·康納斯 (Michael Connors) 給我們信中也說：「隨着浩雲的逝世，某種程度上，我也如死去一般……」周曼谷 (Bangkok Chow) 說：「我常常感到，家父這一代巨人 (指其父泰國實業家周光榮和父執董浩雲、陳弼臣等) 傳給我們的寶貴遺產除了道德觀念，還有他們的誠實、正義、富有同情心。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不會忘記自己源於何處，他們絕不忘本。」(原文為英文) 這些情深意切的話，我永遠不會忘記。

不過，挪威船務經紀彼德巴索 (Peter Bassoe) 對父親的看法與眾不同，他說父親給予員工們薪酬不高，而且往往星期天也要他們工作。確實，由於父親刻苦節儉成性，有時不免要求下屬都能和他一樣，因為他視下屬猶如視自己的子女，既有嚴格的要求，但更多的則是無限的愛護，這些都是中國人獨有的情懷，可能西方人如巴索先生往往沒有看到，即使看到也不能領悟的。

第四部分是父親從世界各地上百份報刊中選擇保存的部份資料，反映父親好學不倦、與時俱進的精神。

由於出版《董浩雲日記》，引發編輯《董浩雲的世界》，兩書是姊妹篇，各有特色，我希望兩書能在陳述事實和抒發感情兩方面取得平衡，使之既有學術價值，又不失可讀性。

鳴謝



《董浩雲日記》、《董浩雲的世界》能夠問世，全靠親友和同事們的支持，在此謹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感謝費明儀女士介紹我與北京中華文化促進會的王石先生結識。出版父親日記的靈感，來自王石先生的啟迪。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李國章先生介紹中文大學出版社為我出版《董浩雲日記》及《董浩雲的世界》。父親生前好友顧毓琇教授在為《董浩雲日記》題寫書名後不久便與世長辭，本書的出版也是對他的懷念與紀念。感謝所有為《董浩雲的世界》接受訪問、撰寫回憶錄、提供信件的親友，姓名已見正文，在此不再贅述。

感謝家兄董建華同意出版父親的日記，感謝我夫金樂琦和家人的支持；尤其感謝叔父董兆裕、舅父顧國敏、家弟董建成提供家史和航運資料。

感謝現任職澳洲駐日大使館經濟部、澳洲航運協會成員的肯特韋爾(Stephen Kentwell)，不但在我校對過程中給予極大的幫助，他與H.W. Dick合著的兩本專著：*Sold East, Traders, Tramps and Tugs of Chinese Waters*和*Beancaker to Boxboat, Steamship Companies in Chinese Waters*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早期航運情況，而《日記》附錄的董氏集團船隊一覽表也是沿用*Beancaker to Boxboat*一書的資料；這兩本書是姪兒董立新介紹我閱讀的。此外，美國學者高家龍(Sherman Cochran)的著作《大公司與關係網——中國境內的西方、日本和華商大企業(1880–1937)》(*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講述關係網絡對於早期中國公司在經營和發展方面的重要性。父親的創業過程也證實了這一點。

感謝銀行界朋友們的協助，其中有：前大通銀行主席David Rockefeller、美國花旗銀行(Citibank)的William S. Chapin III、渣打銀行的Sir Peter Graham、前Wells Fargo的陶源青(Norman Tao)、前波士頓銀行的楊大和(Michael Yahng)、前美國銀行的Carter Beise、美國大通亞洲有限公司(JP Morgan Chase)的Richard S. Kelley Jr、法國國家巴黎銀行(BNP)

的François de Lajugie、香港匯豐銀行的Steve Tait、法國的Société Générale美國代表Jacques Bouhet、前Marine Midland的Georgia Mickey。

感謝石油公司的朋友們：埃克森美孚能源有限公司 (Exxon Mobil Energy Ltd.) 的Stephen Goldmann、Russel Herman、Amber Nee和鄭秀珍 (Jane Tang)，蜆殼有限公司 (Shell International Ltd.) 的Jyoti E. Munsiff，加德士油公司 (Caltex Australia) 的Richard Beattie。

感謝驗船公司的朋友們：美國船級社 (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 的表弟顧建新，法國船級社 (Bureau Veritas) 的王建飛。

感謝董氏集團及東方海外有限公司的同仁：其中有美國的司馬菊媛、郭樹倫，香港的沈志澄、李傳海、張燦榮、李志芬、梁敏行、陳希修、徐靜華、張恩來、張樹榮、孔昭成、施光維、何雪芬等等，及東方海外客運有限公司同仁，上海的顧瑞龍，日本的許琦和錢耀祖，加拿大的黃次法。

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為《日記》提供各地人名、地方、注解、翻譯等資料：

香港：舅父顧國華、弟媳溫子華、表弟顧建剛、宋啟鄖 (John Soong)、Gerard Millet、Anthony Hardy、孔昭宇、賴恬昌、趙善聲 (Sing Chiu)、Anto Marden、Ambassador Joao Gualberto Marques Porto (前巴西駐港領事)、Orlando Scalfo Jr (巴西駐港領事館)、Josette Balsa、Jens Peder Jensen (丹麥駐港領事)、Hans Michael Jebsen、唐裕年 (Martin Tang)、唐驥千 (Jack Tang)、程忠、Heinz Rust、Rudi Bischof、George Hongchoy、William Heering、許致慧 (Winifred Hui)、利張錫齡 (Nancy Lee)、李麗華、謝德富醫生、楊敏德 (Marjorie Yang)、Caroline Courtauld、容思 (Millie Yung)、Shin Watari、吳光正 (Peter Woo)、王培麗 (Eleanor Wong)、余義榮 (Duncan Eu)、陸何蘋 (Alice Luk)、Jay Shaw、鄺君泉 (C.C. Kwong)、陳丙驊 (Nelson Chen)、郭楊曼影、陳晴佑 (Frank Chen)、丘功弟 (Shirley Chen)、萬三傑、吳順升、Françoise Parsons (法國領事館)、Richard Stites (美國領事館)、Monique Oakley、Arthur Bowring (香港船東協會)、香港管弦樂團辦公室、香港藝術節辦公室、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中央圖書館參考資料部。

上海、北京：汪慶正及陳克倫 (上海博物館)、王元化、姑丈呂子韜、姑母金癸辛、邢志遠、張庚、孫慎。

台灣：妹妹董小萍、妹妹彭蔭剛、楊麟、張欲仁、樂秀棠、偉聯關係企業 (Associated Group) 的蔣立慧。

新加坡、泰國、菲律賓及日本：余經文先生夫人 (Richard & Diana Eu)、

Chote Sophonpanich、Doris Ho、江戶京子、何兆豐 (Robert Ho)、黃寶明 (Allen Ng)、周曼谷 (Bangkok Chow)。

巴西：林訓明、唐愷千；加拿大：李莎莉。

美國：卓孚來、妹妹董亦萍、妹夫劉廣斌、Jacqueline Kathe、Mrs. Henry (Hank) Sperry、斯義桂夫人、盧燕、藤田梓、朱嘉鯤 (John Chu)、貝洽 (Patricia Pei Tang)、貝崧蓀夫人、Judy Mello、陳遠慰 (Kimball Chen)、Terese Tse Bartholomew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David Yen、Jean Loh、Tommy Hsu、唐小腴 (Diane Woo)、李棠、Millard Chiang、楊雪蘭 (Shirley Young)、Frank Packard、John Seabrook、Donald Jenkins、Linda Goelz、何兆驥 (George Ho)。

法國：Philippe Louis Dreyfus (Louis Dreyfus Armateurs達孚公司)、程抱一 (François Cheng)、Paul Clerc-Renaud、Jean-Marie Cambacère、André Saint Mleux、汪漱芬、郭若蘊。

英國及歐洲：沈驊夫人、秦本鑑、秦力人、梁標昌、John Houlder、Felicity McFadzaen、Christopher Hayman (Seatrade雜誌社)、Freda Beaumont、Sophie Orloff、陳熊文英。

曾有幾位接受過訪問及關心、支持本書出版的親友，在本書問世前已經逝世，在此謹致深切的悼念。

感謝以下人士及機構慷慨提供圖片、文章：天津市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爾冬強及Tess Johnston (江似虹) (*The Last Colonies,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s Southern Treaty Ports*)、鄭介初 (《明信片中的老天津》)、Adi Ignatius (*Time Magazine*)、Andrew Nagorski (*Newsweek*)、John Leger (*Wall Street Journal*)、*Forbes*、*Fortun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London Times*、Thaddeus T. Beczak及Edith Ter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明報》、《明報月刊》、《星島日報》、《讀者文摘》、香港理工大學傳訊及公共事務處。

此外，還有許多為我們提供注解資料的親友都給予不少幫助，不過由於書本的篇幅有限，在此未能逐一道謝。而《日記》中仍有很多人名我們未有資料作注解，歡迎讀者提供有關資料以補不足，我們會將資料存於香港董浩雲資料室的檔案中。

關於出版工作方面，感謝「東方海外」的梁浩敏為本書設計封面。感謝香港藝倡畫廊同仁特別是趙婉君、Victoria Firth，董浩雲資料室助理楊翠怡、麥慧儀和董淑明，幫助整理文稿及照片。特別感謝我丈夫的長兄金聯禎協助校閱訂正文字。

最後，更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民國歷史專家鄭會欣博士擔任《董浩雲日記》、《董浩雲的世界》兩書的編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陸國榮博士、馮溢江、馬桂鴻、曾誦詩給予許多寶貴的建議。經過三年多的努力，《董浩雲日記》和《董浩雲的世界》兩書(共四冊)得以順利出版。

董浩雲先生傳略

宋訓倫



董浩雲先生在家庭中的排行名字是「兆榮」二字，這便是英文簡名C.Y.二字的來歷，可是幾十年來在中文行使時一直用的是「浩雲」二字。他原籍浙江定海，1912年9月28日(民國元年歲次壬子八月十八日)生於江蘇上海。父親名瑞昌，曾在上海經營五金業，未到六十歲就病故。母親陶太夫人從此長齋禮佛，去年在香港逝世時壽登九十九歲。董先生的兄長兆豐先生著聲國際保險界，介弟兆裕先生也致力航業，業績燦爛。姊梅蘭(已故)嫁鎮海樂秀章先生，妹梅鳳嫁寧波樂秀發先生。董先生的夫人是航業界老前輩顧宗瑞先生的長女公子顧麗真，與董先生結褵已逾五十年。長子建華畢業英國利物浦大學，次子建成畢業利物浦大學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三位女公子都畢業於美國大學，長女建平嫁金樂琦君，次女小平嫁彭蔭剛君，三女亦平嫁劉廣斌君，三位東床都是美國著名大學畢業。

在航業界初露頭角的時代

董先生在青年時自修勤讀，因天資穎悟，中英書籍過目成誦。1928年十七歲考入金城銀行，派在金城集團內通成公司的機構天津航業公司中服務，這便是董先生投身航業界的開始。由於才幹出眾，不久便被華北航業界公推為天津航業公會副會長。1936年2月華北渤海灣嚴寒，海面結厚冰，數十艘船舶被困在內，天津航業公司曾派破冰輪施救，交通部也派小型飛機投糧急濟，董先生就曾搭機進行投糧工作，這種急公好義的事情，他是勇往直前的。

那時他已有鑒於中國航運業的支離破碎，不足與外國航商抗衡，所以曾向交通部要求創辦航業與金融合而為一的中國航運信託公司，同時，提出《整理全國航業方案》。後來交通部批示，這公司應該由民營為宜。因此，董先生乃於1940年以民營方式成立中國航運信託公司，並於1941年向香港政府註冊(Chinese Maritime Trust (1941)Ltd.)。因為那時中央政府已西遷重慶，他才利用外商身份將上海租界作為掩護，經營多艘英國旗及巴拿馬旗船舶，航行中國沿海和遠東口岸。

復興航業公司的源起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佔上海租界，同時攻略香港，中國航運信託公司經營的船隻多艘被擄，公司亦被日人接管，在暴力壓迫下宣告停業。董先生自己則間關退往重慶。在重慶他聯合所有撤退到後方的輪船同業，成立「上海市輪船同業公會駐渝辦事處」，未曾內遷的公司也公推他為代表，商討一旦勝利後如何恢復水上交通工作，以及如何向政府要求賠償徵用的船舶，以及如何向日本索取賠償的事情。

到1945年日本投降，政府還都南京，各航商即成立「民營船舶戰時損失賠償委員會」，那便是復興航業公司的母體組織了。其時適值美國國會通過各國購買美國舊船的法案，各航商就要求政府從中撥出一部份作為賠償給航商之用，幾經交涉方獲批准，並由航商推請董先生及程餘齋先生和譚伯英先生赴美接收這批船舶，同時行政院也批准就由申請賠償的公司共同創立復興航業股份有限公司以統營這批船舶，這便是復興公司成立的經過。

許多年來因歷任復興公司的首長經營不善，虧負纍纍，董先生在逝世前仍對復興公司極度關懷，不斷地予以人力和財力的多方支持，就因為他本人是復興公司的創辦人之一，只希望這公司能欣欣向榮，絕不願看到它沉沉下去，辜負了他當初一番締造的心血。

中國航運公司成立及第一次遠航歐美的輪船

1945年日本投降，董先生奉派由重慶飛到上海，以民間身份協助當局，解決復員初期的海上運輸問題。那時船舶缺乏，火車不通，華北煤炭和國外的糧食燃料都無法運來上海，電力公司勢將停電。董先生負責向盟軍交涉，最後才從美國戰時船舶管理局下撥出十艘自由輪，由我國政府租用，華北運煤問題總算解決，石油則由美軍直接供應給上海電力公司。抗戰既已結束，董先生當然也關心到自己所營「中國航運信託公司」的復業問題。不過中國航運信託公司因以前兼營金融業務，財政部恪於戰後限制的規章，對於中國航運信託公司要求復業未能批准。同時，董先生鑒於當時航運業務實際環境的需要，乃決定成立專營輪船業務的中國航運公司，英文名稱上取消1941字樣，以與舊有的中國航運信託公司有所區別。中國航運公司乃於1946年8月正式成立，那時公司已置有「慈航」、「慈雲」、「天龍」、「天平」、「天行」、「灤州」、「昌黎」、「唐山」各輪。

1947年8月4日，董先生領導的中國航運公司石破天驚地派出「天龍」號輪